

问题：如何理解「罪在当代，功在千秋」这句话？

这话没说完整。

不但有“罪在当代、功在千秋”这种事，

还有“功在当代、罪在千秋”。

这没什么荒谬的，只不过是最基本的认识问题。

你现在喜欢的一切，显然并不仅仅是过去的一切“好事”的结果，它同时也是一切“罪恶”的结果。你现在憎恶的一切，显然也不仅仅是过去一切“罪恶”的结果，也同样是一切“好事”的结果。

因果链条上的一切环节是紧紧相扣的。

好好坏好好，坏好坏坏好。你拿掉一个好，从它之后的一切都被取消了。你拿掉一个坏，从它之后的一切也都取消了。甚至，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标准也经常发生反转。今天被认为是江山永固的不世之功的，明天被认为是思想禁锢的万世之恶，这不过是一种清楚明白的常态。

所以，那些情绪激烈的功罪评说才是一种显然的幼稚。

现在评论功与罪的标准，只是出于你所在的这个局势的必然要求。

你不能、也不应该指望它在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以至于你现在认定为罪的将来的人也必须一直认定为罪。

你是活在分配给你的年代，你不是活在不属于你的年代，你需要接受这种历史局限性。

你也不必愤恨啥，功在千秋，并不意味着“罪在当代”的结论没有意义。既然当代的局势如此、尺度如此，是罪就是罪，这并不因为任何“功在千秋”的可能性而有所不同。

并不因为将来可能功在千秋，就意味着人在现在认定它有罪就是错的。

恰恰相反，它在此时被认定为有罪，是将来使得它被认定为功在千秋的那段后续历史要发生所必须达成的前置环节。简单来说，如果现在将其视为罪的历史不发生，则后来使得它功在千秋的后续历史也就同样不会发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被定为有罪，是对彼时定为有功的成全。

两者必须同时被接受。

何谓同时接受？

第一，这意味着脱离“为了将某人某事永生永世的定意为绝对邪恶而否定其在未来一切可能的积极意义”这种低级冲动。那只是显露出了自己的脆弱与狭隘，同时会让人怀疑你接受事实的能力，进而会让人丧失对你一切其他判断的信心甚至兴趣。

事实都无法接受的人的判断，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价值？

于是这些愚蠢的价值判断除了自戕之外有什么意义？

这会同时带来一个礼物，就是对待罪的理性态度。

你要清楚的知道，每一种罪，都是将来历史的一部分，是将来历史中你喜欢、你欢迎的一切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在最深处都有被原谅的资格。

甚至是必要。

处置和对抗归处置和对抗，原谅和接受归原谅和接受，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要处置就不能原谅，要原谅就不能处置”的排除关系。

第二，将来你很可能发现一些在当代会被大众认定为罪，而其实你明白功在千秋的事——说实在的，大众的普遍观点和政治正确所指向的，离明智和正确有着各种各样的距离，遍及所有的细节之中。

不要因为你看得见将来功在千秋，就主张它在当代应该得到赦免。也不要因为你不认同某个法条或者判决，而认为它的判决不合法。

你可以出于避免实际损失的考虑而不去做，这没什么特别可耻的——这个世界将这件事定义为罪，那么无法从这件事里受益就是它的选择。你去尊重这个选择，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并不需要有额外的负罪感、也并不见得要去主动去干预世界自己该有的觉醒步调。

而另一方面，如果你真的决心要当烈士，以身殉罪去拯救人类于人类自己无知的危险，你也不要主张自己会“功在千秋”，于是现在就应该是无罪的。因为如果靠自认为功在千秋就可以自行免除一切遵守现行法律和社会共识的义务，这种机制可以为一切恶魔都戴上天使的光环。

是否因为自信有功就自认无罪，在这里是区分为爱牺牲的天使，与以恶作爱的恶魔的唯一标记。

不要以为这只是指能改变人类的历史大事，而与你无关。

举个几乎人人都会遇到的例子——

作为父母，不要因为自己自信对子女的未来功在千秋，就认为自己做的事都理应被算作无罪，认为子女必须赦免。

其实，之所以现在有这么小孩子对罪有如此扭曲的仇恨，正是因为父母们在用这个逻辑脱罪。这是一种你不会希望你的子女染上的扭曲，因为这种事实上显然不尊重事实的执念，会因为极大的破坏子女的宽容能力而使得ta们的后半生有大量无法被ta们的所谓知识与技能弥补的错过。

你如果知道了，你怎么能忍心呢？

而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

评论区：

Q: 灭霸的行为刚好和答主说得相似呢

A: 没办法，灭霸这种存在是无法被消除的。

---

Q: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自己可以选择接受当下的罪（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来成全未来的功（赢得长远的利益）。但不应该单方面地直接替别人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能做的只是引导他们自己做出合宜的选择。

A: 说句实话，解决不了、避免不了。

说着“不替别人决定”，其实你做什么都客观上是替别人决定了不同的命运。

尤其是一些本来就负有政策责任的人，这更加没有任何避免的空间。

---

Q: 世事复杂，一时功罪可定，千秋功罪难言。

此时功，未来也可罪。

此时罪，再来也为功。

既然知道这点便再也难以简单定论，不以此时论它的功罪，也不以未来的可能性论它的功罪。人为什么要谈功罪呢？动机是什么，作用什么呢？

也许人为了解真实而判断功罪。

也许人为支持自己的情感情绪而强调功罪。

如果是为了解一切而判断功罪，很遗憾，你发现它本是不是能定论的，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结果。抽离来看，它可以说是如此。甚至可以说一种现存现象，一个历史的结果，一个未来的开始。如果它的功罪难定，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种存在，或者一种现存。一种被不同时段场景可定功罪的现存事实，一种被多个不同场景时段可定完全不同功罪结论的现存事实。

如果是为了支持自己的情感情绪而强调功罪，也很遗憾，你的情感情绪本就是历史决定的意识形态，你的好恶是主观的却也是客观存在的。而你本身就是一个时代产物，而你作为时代产物，此刻你的情与智的反应是“历史对此刻的表达”的一缕。这份“历史对此刻的表达”将塑造着你的某种现存并影响着未来，不管你是不是意识到它是“历史对此刻的表达”。

这是说你作为贯穿功罪等一切意识形态载体，不仅以历史结果的思考载体来反映着这份意识形态，同时，这种反映也在创造现实存在，而这就流动的现实存在创造着未来的即定。你的意识形态一定是被时代限制的，哪怕你觉察到这点，仍旧被时代限制。

你客观的被限制，你客观的在主动创造。

单纯看到这种限制，那么就能超出这种限制一点点，这便是人的可能性的生长。

而这一过程就有了功过交替的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的互动塑成。针对于个体，可能性是无限的，而实践可能性的意识载体（个人）是有限的，于是个人和人类整体面临的思考表示我是谁和可以是谁，为什么我要是谁以及生命的意义。

很快的你就得知，你是但也不是历史/昨天的你，你是但也不是未来/明天的你，而你一定可以是此时此刻的你。若你仅是过去的结果，那你的现在是一种死亡，如果你仅是既定假设的未来的工具，那你的现在是一种从未出生。不管是你得现在是死亡还是从未出生，你的现在没有事实，没有此时此刻的一切。过去如历史一般，给现在的你带来安全的体验，未来欲望挤占现实，给现在的你带来一种逃避式的快感与正义。

若是你这么对自己的，那么你也更可能这么对你的孩子。存在却无生命力。

这一切的指导意义不是说现在的你不能是过去的延伸和未来所致的此刻未出生，而是说你要知道你是，同时，你需要不仅仅是它们。不是要摆脱它们，而是不要受困于它们。想不要受困，先是得知道它们的痕迹和运作方式。然后不被完全其覆盖导致行为沉溺，给可能性留有空间。它的指导意义是啥呢？

就是为了少点自我折磨，少点折磨娃。比如少拿未来的功指导现在的过，少拿过去的功，免责将来的过。因为你并不完全了解一切，所以，只能是要克制并谨慎这个过程。并不是因为不完全了解和判断就说不做也不创造。

在思考决策层，谈功过，谈对错，去做一系列大小判断，为的是了解和理解事实，构建认知锚点和框架。毕竟你要有个词语可以用，你的好恶需要有个表达方式，要一个承载感情的观点，或一个有逻辑的结论，或一套安全有效的生存原则甚至涉及信念建构的部分。

而一旦发现很多功过对错的判断却是在流动的。人就会开始莫衷一是，或者单纯的要了解和理解事实层面，一路流线的探索和求知，无边无垠一顿飞跑，跑也跑不完。

如果是如此乐于飞奔，那就会舍不得做判断，而不做判断，你的认知框架就是一个点引发的无数条射线，没有边界。而你的射线不打结，你的判断不下定，你就难以决策，如此一来，如何去验证和更好理解和认识事物？

你不仅要先去定义，还要去判断，判断这些善恶功过是非对错。你确实需要判断才能更好的了解，你确实是要做一个指导实践的决定并且行动来了解被创造的更多的那些事实现存。所

以到最后，你还是要该判断就判断且创造判断的行为产物继续理解和判断。比如，对功过的判断并不是在定论事物的真相。而是为了理解和继续探索功过的内涵。

只是说少把功和过当成一个绝对标准一顿乱操作，且需知道它的不可定论与你本身被局限的可能。因为这涉及到你对自己和他人的影响。更需要思考的是，除了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真相的渴望让你做出判断和决定。还有什么支撑你去做判断和决定的呢？

前者是无边无垠的追索，而后者是关于个人信念。

其实后者才是大多数人偷偷的加大了判断是非功过的砝码，虽然人不一定知道这点。

这个信念甚至决定了收集事实的方式方法。

(我就是随便想想，没别的定论)

---

更新于 2022/9/8